

幸有三身

軍人·商人·報人 (十)

民航歷史細說從頭

● 李能宏 (弘報發行人)

招考空姐盛況空前

民國四十二年年底，民航公司打贏了兩航的官司，所獲得的七十一架飛機，一小部分賣給別家航空公司，大部分修復後參加公司營運，修護飛機需要技術工人，有了飛機要開拓新航線、航務、運務、票務、空勤、地勤、管理人員，各部門都在招兵買馬，總公司人事處任用室是最忙碌的單位，要申請表 (Application) 的人絡繹不絕，那幾年是民航公司業務成長最快速的時期，一個風和日麗的上午，總公司 (中山北路二段四十六號)

大門口，陸續來了上百位穿著時髦的小姐，有結伴來的，有家長陪伴來的，偌長的走廊裡，站滿了人，個個貌美如花，過路的人，都向她們行注目禮，一時路為之塞。不但過路人納悶，連公司的職員們也搞不清，為什麼一下子來了那麼多小姐，原來是公司招考空中小姐，一連幾天都有上百人來應試，共有二千多人，經過初試、筆試、口試、體檢、複試，最後錄取正取十名，備取十名，參加考試者有好多位中國小姐，學歷以大學畢業者最多，一位曾經當選的中國小姐說：「去年我參加中國小姐選拔，還沒有

考空中小姐難呢！」那個年代，出國要有三條件，就學、就醫、探親，空中小姐可以出國、待遇又好，是年輕貌美的女性最嚮往的職業。當時有好幾位中國小姐考取空中小姐，李秀英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七四七飛機又失事

「民國五十七年二月十六日，本公司波音七四七式第十次班機，由香港飛來台北時，在林口鄉緊急降落墜毀，至十二時為止，獲救者二十八人，其他情形不詳。」以上是民航公司在出事的夜裡發表的新聞。民國五十

七年二月十七日台北各日報發佈了飛機失事的消息：「民航空運公司的一架波音七四七巨型噴射客機（編號一〇一八），昨晚九時十分左右，由香港飛來台北時，因氣候惡劣，在台北縣林口鄉西林村附近茶園中迫降墜毀，機上載有乘客五十二人，機員十一人，乘客內中國籍三十九人，外國籍十三人，飛機墜毀時，林口鄉湖南村一〇四號一間獨立房子，被該機撞毀，一個住在該屋的十八歲男子郭金塗被壓死。昨晚失事的正駕駛杜（美籍 DUC）曾任馬歇爾將軍專任駕駛員，有一手臂折傷，在宏恩醫院治療中，失事飛機價值約七百萬美元，飛機及機上乘員，都在美國保險公司投保，詳細數目不詳。」

這架失事飛機上的乘客，都是普通旅客，沒有五十三年失事的環島飛機那麼震驚世界，但也驚動了交通部長孫運璿，當晚曾親臨出事現場巡視，指揮人員辦理搶救工作，並前往民

航局聽取有關報告。

失事飛機中十一名機員，除六名獲救外（包括正駕駛杜（DUC）及副駕駛張崇斌），另有荊玉浩、鄧培蒂、陳徵徵、胡汝襄及另一位由香港上機的機員下落不明。

失事飛機墜落後，在直徑三、四百公尺範圍之內，佈滿了飛機的殘骸、機尾部分起火，台北縣消防隊，出動多部消防車馳往灌救，桃園縣消防隊亦趕往支援，在救火的同時，中美雙方及軍警的救護車輛，也同時出動，搶救受傷的人，憲兵司令王永樹中將、警務處長黃對墀，及當地軍憲警治安單位負責人，均馳赴現場，指揮救援，各單位聯合作業、受傷人員，均能及時救出送醫。受傷的機員，都住在台北市宏恩醫院，總飛機師提特爾斯（TEETERS）馬上趕到醫院，要求醫生給傷者注射鎮靜劑，除了醫療上的需要外，主要是讓大家閉嘴，如果說出了事實真相，那還了得。

民國五十三年，民航公司第一次

飛機失事，是國內航線，第二次是國際航線，賠償金額截然不同。第一次失事是機上人員全部罹難，又是國內環島航線，問題比較單純，處理也沒有太大困難，第二次失事飛機上的乘客，各人遭遇不同，有毫髮未損的、有輕傷的、有重傷的、有死亡的，賠償金額因遭遇不同而各異。六十年代，航空運輸業沒有現在發達，人民出國受限制，缺乏旅行常識，連民航公司處理空難事件的財務處人員，也是現學現用，上述的許多情形，增加了處理上的困難，大部分的受難乘客和死亡家屬，賠償談判都很順利，談兩三次就可解決，有一小部分人延聘律師提出條件，如不就範，就要興訟，公司談判人員，則運用談判技巧，採取各個擊破方式誘使對方鬆口，結果是老實人賠的少，能吵能鬧的人賠的多，公司財務處一位朱姓同事太太在飛機失事中死亡，兒子被燒成重傷，

他爭取到鉅額賠償金，聽說得到二百萬元，民國五十幾年的二百萬元，是個大數目，賠償金發給，拖了很長的時間才解決。

誤把茶園當飛機場

民航公司第一次飛機失事，是上面不准說；第二次失事，是自己不敢說，恰好相反。其經過是這樣的，那架失事班機的正駕駛是杜（Capt. DEU），副總機師赫意克斯（Capt. Hicks）是D/H。（D/H不能照字義解釋，字義是「死頭」，這是航空專用語，有駕駛執照的人，才能做D/H。駕駛員因業務需要，從甲地調到乙地去執行任務，不叫乘客〈Passenger〉叫〈D/H〉，拿飛行加給）。赫意克斯是副總機師，駕駛過七四七飛機，但經驗不多，他在飛機降落前，要駕駛員杜讓位，飛機由他開，他一時疏忽，把林口茶園當成松山機場了。當發覺不對時，想拉起飛機已來不及了

，飛機腹部著陸，被震烈開後起火燃燒，因而釀成了巨大慘局，試想，這是多麼荒唐的事。

引擎落海被迫停飛

一九七二年，一架亞航公司飛往馬公的班機，在飛航途中，飛機引擎意外掉落海中，當時飛機的位置，距離馬公機場較近，駕駛員當機立斷，飛往馬公，那架飛機是C-46型，是民航公司環島航線的主要機種。駕駛員都是老經驗，利用一個螺旋槳照樣飛行。當時飛機上乘客滿座，雖然引擎落海，但飛機上的乘客都沒感覺異狀，安全到達馬公後，乘客們才知道飛機引擎落海，大家都捏了一把冷汗，按照飛航紀錄表，飛機到馬公後，一小時即返回台北，馬公機場不能換引擎，就打電話給台北請求支援，於是台北派飛機到馬公接運旅客回台北。事件發生後，民航局報告交通部長孫運璿，孫部長下令民航局，研究改

進。民航局研究結果，命令亞航公司放一架備用飛機在馬公機場，亞航公司反對這樣做法，理由是那樣做增加營運成本。民航局表示，不服從命令就停止飛行馬公航線，結果馬公航線讓給中華航空公司飛了。那時中華航空公司早已成立，政府正大力扶植華航，使它能早日接替亞航公司的飛行任務，此一事件，只是一個藉口而已。

一九七三年底，代表中華民國政府飛航於世界各地的民航（亞航）公司，停止了飛航任務，亞航公司在台南的修護廠，仍照常營業，但幾經易手，現在完全為中國財團經營。

亞航解散後，大部分員工到中華航空公司任職，美籍駕駛員都回國了，解散後不久，亞航公司同仁成立了台北聯誼會，每年十月份聚餐一次，美國也有聯誼會，各大城市有分會，一次陳香梅女士由美返台，在一次老同事的歡迎餐會上，語重心長地說：

「我國政府也受夠了洋人的氣，也該有自己國家的航空公司了」，言簡意賅，也代表了亞航公司全體中國員工的心聲。畢竟她是中國人（雖是美國籍）還是愛中國的。

青春光陰貢獻民航

筆者在民航公司（包括亞航）服務二十二年，從信差幹起，升到高級辦事員，除初來時，經過簡單的口試外，以後升級從未考試過，這也是亞航公司用人的特點，重實際，不重形式（以後新進人員考試很嚴）人事單位不管考績，歸單位主管負責，賞罰分明，有功就加薪，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二日強烈颱風貝絲來襲，台北淹水，交通斷絕，筆者兩天兩夜沒下班（無人來接，不能擅自離開），四十八小時通訊中心照常運作，電報、電話暢通無阻，事後單位主管周璇彩女士給我申報加薪，一次加了五百多元。本單位有單行法規定，電報漏打或打

錯字要扣薪（當月扣），所幸我沒被扣過，二十二年的青春光陰，在民航公司渡過，也得到了應得的報酬，娶了妻子，生了子女，有了房子，公司解散時，中華航空公司，正在招兵買馬，本來可以轉到華航工作，但顧慮那裡工作環境複雜，不如專心經營自己的食品店。公司解散已經三十多年了，解散時，共拿了十二萬多的遣散費，那個年代，可以買一間二十坪的公寓房子。

亞航員工福利好

亞航員工每年有兩個星期的休假（原先不休假可積存起來，離職時按當時薪水金額發給，後來因不休假的員工太多，改為強制休假）。

每年有兩星期病假，多請假扣薪水，久病不愈者解雇，因公受傷者，另有規定。

休假期間可以免費乘公司飛機國際航線一次，國內航線有空位即可搭

乘，不限次數（包括直系親屬）。

本人和直系親屬，可以免費到公司醫務室看病，或打各種預防針（小兒麻痺卡介苗，公司由美國代為購買，須自費）。

員工可在薪給中留十分之一在公司儲蓄，離職時，公司發給相同數目之金額（民航公司創舉）。

女性員工產假四個星期。

部分員工可由公司付學費到台北徐州路語言中心學習英語，考試不及格者，則由自己付學費（不是全體員工，只限與外籍人士直接接觸者）。

退休時，按年資發給退休金，亡故時有撫卹金，遣散時有遣散費，最大的福利是由大陸隨公司來台的役男，憑公司發給的服務證明免服兵役（理由是國防兵工），真夠特權了。

總經理宴客的豪華

亞航公司總經理葛蘭弟（GRUNDY）是位航空工程師，過去

曾在「中國航空公司」任工程師，應陳納德之邀參加了「民航公司」，他太太也是美國人，他倆結婚的介紹人卻是中國人，他只有夫妻倆沒生小孩，在陽明山租了一所豪宅，美國海軍上將史敦普和空軍上將柯克來台灣渡假都住他家。葛蘭弟家環境幽靜景色優美，最大的特點是他家的西餐好，堪稱台灣第一，要介紹他家的西餐先要介紹梁師傅，天津人，西餐高手，凡是在總經理家吃過梁師傅的餐點都讚不絕口，曩昔還沒電腦，梁就把常去做客的人的愛好做成紀錄，連左撇子他都記得很清楚會把刀插在左邊，什麼時候來什麼客人吃什麼菜都有紀錄。一次，總經理有重大宴會，公司派了十幾個警衛（身高一八〇以上）去支援，當晚的客人都是來自遠東地區的美國高級官員，豐盛的菜肴不在話下，牛排、羊排都是在台北市中山市場預訂的，由國外空運來台。最後一道點心最為奇特，這桌主人是空

軍，就做一個最新型空軍戰機蛋糕；這桌主人若是海軍，就做一艘新型航空母艦，顏色都是用巧克力調配的，不但色澤美觀，而且唯妙唯肖，就像一座模型放在桌上。這個特製點心，要主客開動，大家才能開吃，客人吃飽了，桌子上的菜也全部吃光光，才有面子。那天去的警衛、司機，每人發給一個餐盒，據吃過的人說：「真是天下美味！」每一次總經理請客花費很大，梁師傅拿的紅包可不少，他的下手每次也分幾百元美金。亞航公司解散，葛蘭弟（GRUNDY）總經理回國後，把梁師傅介紹給藍欽大使，藍欽回國時要帶他到美國，他不願去，圓山飯店高薪請他，他都拒絕，他說，自己老了，應該享受含飴弄孫之樂了。他有兩個太太住在一起，享盡齊人之樂。成功不是偶然的，梁師傅的精湛西餐手藝除基本智識由師傅傳授外，其他的完全靠自己研究發展才有此成就。

藍蔭鼎誤認筆者為葛士林之父

廣電界名人葛士林，學校剛畢業，在「亞航公司」通訊中心做事，亞航停業後，考取「中華電視台」任現場指導，由基層幹部逐步高昇，這期間曾到美國深造，獲得傳播碩士學位，後在華視任節目經理，退休後，轉任中央廣播電台總台長。一九七三年，亞航停業，台灣正值經濟起飛之際，各行各業都業務鼎盛，大發利市。亞航職員素質高，專業經驗豐富，做事認真，「中華航空公司」甫成立未久，需要人才孔急，亞航業務、財務、通訊，大部分人才都被挖走，自己經營旅行社及航空貨運者甚多。葛士林學習認真，工作努力，毛筆字寫得很好，做人厚道，他在亞航工作時，正與陳頻小姐熱戀，每次與筆者小夜班同班時（他晚上九點下班），女朋友在公司附近等他會面，筆者就讓

他先離開，他的工作筆者替他做。一九七三年葛士林結婚，葛父是飛將軍，因飛機失事身體被燒傷，面部也受損，葛結婚時特別拜託筆者幫忙。禮堂設在「中央酒店」，特請華視董事長藍蔭鼎證婚，席開二十餘桌，來賓很多，好不熱鬧。正在賓客們等候送禮時，來了一批自稱是主人參加婚禮的司機，要求給飯錢，當時的行情，圓山飯店一百元，中央酒店六十元，一般餐廳四十元。筆者打量這批人不像司機，義正辭嚴地對帶頭的人說：「今天是喜事，大家都辛辛苦苦，請你們把主人的名字和車牌號碼抄來給我，飯錢一定發。」帶頭的一看不好騙，一哄而散！不久，又來了一個人，說代人送錯了禮，要把禮金拿回去，筆者讓他在禮簿上找送禮人的名字，他亂指一通，一看筆者不好騙，悵然離開，台上結婚典禮剛結束，正是來賓最多的時候，筆者正在忙碌，藍蔭鼎證婚任務完成，走到筆者面前，很誠懇地說：「葛先生！對不起，我還

要趕兩場，不能在這裡喝喜酒，現在要離開。」當時筆者不能說我不是葛士林的父親，只有很客氣地說：「謝謝！謝謝！請便請便！」筆者是一九二六年生，葛士林是一九四六年生（葛母和筆者同庚），因筆者長得老氣，藍蔭鼎也太粗心誤認筆者為葛士林的父親，同事們戲說：「你打扮起來像個父親，所以才被人誤認為葛士林的父親。」事隔三十多年，仍傳為佳話。



漂亮的空中小姐在飛機上熱誠為顧客服務。